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豪傑止秦

卷四

高帝滅楚

卷五

諸將之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一	一	六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	八	一	一
書	一	一	一
類	一	一	一
號	一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架	一	一	一
函	一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3)	
函號	285	44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淺草文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豪桀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
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
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
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
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通鑑紀事本末

綱目書巡二
十九始皇居
五漢武居七

始皇紕儒生
自議封禪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鷄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菹稽、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紕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

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好仙道者始
皇之前先有
齊威宣燕昭
王

張良報仇爲
豪傑亡秦之
始

張良使力士
狙擊始皇始

皇大索十日
不得

盧生奏錄圖
書曰亡秦者
胡

謫徙民五十
萬言其多暴
師十餘年言
其久
蒙恬亦有逐
匈奴築長城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
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

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
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畧取南越
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
嶺與越雜處、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

之功

李斯倡燒書之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皆請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

始皇又自謂
真人

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管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
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
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
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
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
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
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前

行所幸或作
所行幸

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
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
騎衆弗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
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
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
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
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
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侯生盧生譏
議始皇因亡
去

扶蘇以諫阬
傭乃出於外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五
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
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
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
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
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
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

李斯秘始皇
喪不發

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

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
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
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
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
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
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
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
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

又不聽蒙毅
竟赦高死復
其官

趙高稱胡亥
慈仁篤厚

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

李斯恐夫丞
相初念為高
所奪

蒙恬忠於里
克扶蘇愚於
申生

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

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

二世從趙高之謀棄子嬰之論竟殺蒙恬兄弟

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使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蒙恬不辱先人不忘先帝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

二世以刻石為彰先帝

通鑑紀事 卷三
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
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
年壽可乎高曰此賢王之所能行而皆亂主之所禁
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
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
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
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
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

趙高教胡亥
以誅滅爲寵
樂

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
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
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
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
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僇死於杜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
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
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

十二公子十
公主俱僇死

公子將間兄
弟拔劍自殺
公子高自請
奚驪山之足

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間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

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蕘。是時發間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

陳勝吳廣詐稱扶蘇項燕以起兵

秦忌各士

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

陳涉不聽張耳陳餘之言不立六國後而自立

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長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狗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狗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狗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

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楚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

蒯徹說武信君迎徐公而燕趙三十餘城俱下

孔鮒諫陳王恃敵而不自恃

章邯請赦驪山徒以擊楚而勝

郊卽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三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而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君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

張耳陳餘說武信君自立

房君請陳王賀趙使伐秦蓋爲楚計

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狗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上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

耳餘請趙王
勿伐秦而北
徇燕代南收
河內蓋為趙
計

通鑑紀事 卷三
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
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
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
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
畧常山張黠畧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
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
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至
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

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
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
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
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
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
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
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
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
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

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栢楚將。是時栢楚亾在澤中，梁曰：栢楚亾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栢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

田儋殺狄令
與項梁殺會稽守計畧同

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畧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周市

綱目大書曰
楚將周市立
公子咎爲魏
王而相之

白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爲王。咎在陳，不得之。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

田臧矯陳王
令誅吳叔卒
敗死

章邯破周章
周文田臧李
歸鄧說伍逢

李斯阿指以
督責為自適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一
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

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

綱目大書曰
趙將李良弑
其君武臣

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上出監

客說耳餘立
趙後

吳芮以女妻
英布

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

通鑑紀事 卷三
十一
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楚王景駒在畱。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佗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畱。二月攻碭。三人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

下。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亾。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

陳嬰母戒嬰
無自立嬰乃
以兵屬項梁

項梁惡秦嘉
倍陳王進兵
擊殺之

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至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

范增說項梁
立楚後

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
 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
 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
 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
 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
 之往來為游兵潁川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

張良說項梁
立韓後

章邯破齊楚
軍殺田儋周
市

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
 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
 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
 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
 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
 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
 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
 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

魏咎不肯降
乃自燒殺

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

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

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聞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李斯爲趙高
所迫始言其
短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

馮去疾李斯
馮劫論止盜
在止阿房宮
作減省四邊
戍轉

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
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
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
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
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
兵誅擊、所殺亾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
事苦賦稅人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二世即使趙
高治李斯

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王、貴為天子、
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
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
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
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
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
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
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

通鑑記事

卷三

三

擄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

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擄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頌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

項梁不聽宋義之言為章邯敗死

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益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於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

高陵君顯稱宋義知兵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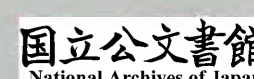
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

宋義不肯救
趙項羽斬之
諸將遂共立
羽為假上將
軍

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

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廩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攻鉅

羽大破秦軍
殺蘇角虜王
離涉間自燒
殺

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客說張耳受
相印而張陳
之釁開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

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

彭越斬一人而諸少年皆服從

酈食其以沛公慢而易人多畧故願從游

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

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

酈生說下陳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畧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

張良請先下宛

陳恢為南陽守約降沛公從之引兵西無不下者

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犇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地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畱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

為降必死，故皆堅守東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龔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郢，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

長史欣留司
馬門三日趙
高不見

陳餘書與司
馬欣言合

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持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招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不能為也，及項

沛公屠潁川
又屠武關

趙高與閻樂
趙成謀弒二世
立子嬰

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四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迫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兵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

趙高貶秦帝
坑爲王

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於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齊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祥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

子嬰殺趙高
於齊宮

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齊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

沛公受子嬰
之降而不誅

秦兵大敗。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溥曰。秦始皇十三歲卽位。是歲甲寅。豐沛已

生漢祖。越十五季已已。項籍又生。始皇南巡會稽。漢祖時年二十三。籍亦十三四耳。咸望見嘆息。思代其位。以強壯好殺之天子。田野少年。睥睨于旁。卒不及知。不能殺也。危矣哉。秦滅六國。十有五年而亡。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斬自立爲楚王。而景駒懷王孫心。項羽相繼爲王者四。而楚復。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而趙歇張耳張敖爲王者四。而趙復。九月。田儋自立爲齊王。而田市田安田都田榮田假田廣田橫相繼爲王。

者八。而齊復。魏咎。甯陵君。魏豹相繼爲王者三。而魏復。燕次於齊。韓廣。臧荼。盧綰相繼爲王者三。而燕復。韓則最後。橫陽君成。申陽。鄭昌。太尉韓信相繼爲王者四。而韓復。或謂始皇之惡。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曷不盡誅六國子孫。俾無遺種。然陳勝。吳廣。固閭左。戍長也。秦亡于漁陽。唐亡于桂林。戍卒一呼。禍徧四海。能爲亂者。豈必王侯苗裔哉。秦將章邯。擊殺周文武臣。陳勝。楚駒皆被弑。田儋。周市。魏咎。項梁。連敗死。戰畧。

通鑑紀事 卷三
誠不下蒙恬也。扼于趙高，司馬奏事不達，楊熊敗走滎陽，詔使斬之。邯懼降楚，沛公遂入咸陽。夫一統殷盛，天下富強，其亡非一日而亡也。人君自亡之類，必先有外敵，繼以內亂。隋煬帝大業時，楊玄感等起兵敗死，王世充亦屢奏捷，宇文化及、忽弒廣于江都，隋因以亡，以觀秦事，何相若也。王離、章邯降虜于外，趙高、閻樂賊君于內，子嬰雖族高，未能自全也。司馬貞云：始皇有十八子，扶蘇爲長，胡亥最幼。趙高殺其十七兄

而立之，以暴繼暴，宜其速亡。然胡亥愚主，豈敢望始皇哉。平居不辨鹿馬，患難惡聞盜賊，彼何能殺人殺人者高也。高說李斯立胡亥，稱其慈仁篤厚，胡亥未成君時，尚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爲刻深。夫智而忍者，其忍絲已出，愚而忍者，其忍爲人用，絲已出者，其忍也可治，可亂爲人用者，其忍也有亂，無治。始皇狼心虎視，日夜謀吞六國，積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趙高一隱宮賤人，挈胡亥用之，其亡秦也，直三年耳。干戈之取天

下勞婦寺之亡天下逸勞者累世不決逸者一朝立潰是故趙高之可畏甚于始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高帝滅楚

秦二世二年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

項羽願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
請遣沛公入

通鑑綱目 卷四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

蕭何獨收圖籍

樊噲張良請沛公無留秦

官中

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

約法三章

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

項羽擊阬秦卒二十餘萬

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

范增說項羽擊沛公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

張良因項伯以解沛公於項羽

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為我呼入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
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
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
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
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
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
此項羽因畱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
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
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
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
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
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
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
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

樊噲入衛沛
公還霸上

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

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畱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

韓生說項羽
都開中羽不
聽其言而反
烹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壁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項羽陽尊
懷王為義帝
徙之江南

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
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鄒南鄭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
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
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項
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
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近楚河上
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爲殷王王河內都
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百越佐
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
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
王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
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
卽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

田榮陳餘獨
不得封

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

蕭何請收巴
蜀定三秦

漢王盡請漢
中地

張良說漢王
燒絕棧道

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六月。田榮殺齊王市。自立

為齊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蕭何言欲爭天下，非韓信不可。

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

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

韓信論楚失天下心漢得秦民心

信論項羽不都關中之失與韓生見同

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

漢王一舉而
東雍王走塞
王翟王降
如信言

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

王陵母言漢
王長者終得
天下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

張良兩遺書
而楚兵不西

綱目亦書弑

陳餘敗張耳
迎立趙王復
以身留傅

通鑑綱目卷四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
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
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
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
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
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
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
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
王漢王還都櫟陽諸將拔隴西春正月項王
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

項王又坑田
榮降卒

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

董公說漢王
為義帝發喪

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灌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為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

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畱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

漢王入彭城
收貨寶美人
日置酒高會
遂爲楚所破

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二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

賴大風晝晦
漢王得遁去

漢王棄二子
滕公卒保護
勝之

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問往從之

漢王欲棄關
以東等張良
請捐與黥布
彭越韓信

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黷亡降楚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

使隋何說九江王

怨布數使使者請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
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
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隋何進曰不審
陛下所謂漢王曰孰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
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隋何曰臣請使之
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
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
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騎士李必駱甲願為將漢用之以破楚騎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
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
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
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魏王豹謁歸視親
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六月漢王還櫟陽漢兵引
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
地隴西郡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

魏王以漢王慢侮故不肯從

吳王料栢直馮敬項它不能當信嬰參

韓信恐魏用周叔為大將

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

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
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軍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

成安君不用
李左車之言
為韓信斬於
泜水上

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

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
且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
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
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
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
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
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
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
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
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
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
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通鑑系事 卷四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

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旣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

韓信從廣武
之策發使至
燕而燕下

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十一月，隋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隋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

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

隋何說九江王殺楚使者而歸漢

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隋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

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

張良言立六國後有八不可漢王遂趣銷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三十一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桡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

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

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

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楚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陳平請捐金以間楚骨鯁之臣，漢王與以黃金數萬斤，恣所為。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

亞父請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疽發背死。

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羽疑之，乃怒。

紀信誑楚羽
宛殺之

通鑑紀事 卷之四
二十七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說漢王

漢王從韓生
計出軍宛葉
間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

周苛不肯降
楚羽烹之

漢王奪張耳
韓信軍

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

漢王聽鄭忠
計高壘深塹
不戰止遣將
燒楚積聚

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彭越攻狗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

鄼生請取敖倉

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鄼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尊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鄼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鄼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

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鄼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鄼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

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

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

韓信聽蒯徹之言渡河攻齊而齊烹酈生

曹咎不守項王之戒為漢所敗

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

項伯復保全太公

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椀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

漢王數項羽十罪

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

張良彊請漢王起勞軍

龍且不聽客言遂為韓信擊殺水東

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生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裒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月，復如軍。軍廣武。春二月，遣張耳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羽所患者韓信

張良陳平請勿西歸而專擊楚

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下楚。信不忍倍漢，遂謝蒯徹。語在諸將之叛秋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而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張良請捐地以與信，越使各自為戰，而信越皆來。

五年冬十月，漢王迫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

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

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二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

項王不聽烏江亭長之言

遂自刎死

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

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尸。封五人皆爲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守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畷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愒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春正月。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

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高祖能用三
傑項王不能
用一范增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

婁敬請都關
中張良稱其
說是漢王從
之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

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張溥曰楚漢之爭楚可以殺漢王者凡三飲於鴻門一劍之力耳而項王不忍彭城高會楚軍圍漢王三匝賴大風晝晦始得遁去滎陽之困紀信黃屋左纛誑楚楚兵之城東觀而漢王乃出西門後世讀史者未嘗不稱漢王死而能生

亡而能存謂爲天授然漢王之得天下從此決矣鴻門之厄始求大將脫於彭城始欲捐關以東出滎陽至成臯而後戰守之策無一失夫擇大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以與人者以棄爲取之善術也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者則取天下可以十全矣漢王雖豁達大度方其用兵之始於取天下之術未深其西入咸陽也見秦宮室重寶婦女卽欲留居之樊噲以秦亡爲戒張良以助桀爲言乃還軍霸上及至彭城

則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爲楚所乘身幾不免然則范增所云沛公貪財好色其性固難猝改也逮身更數死父母妻子之不保而後其用人益堅任術益變非獨知己也而又知彼非獨善取也而又善棄張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關以東以與三人楚可立破也漢王然之於是隋何使九江而英布倍楚彭越往來游兵絕楚糧食此兩人者間勝楚亦間敗於楚未嘗爲楚大難而楚已困甚若養

其全力一舉而虜魏王禽夏說破趙下燕舉齊伐楚者韓信也井陘之役李左車說成安君以奇兵從間路絕韓信張耳之輜重而陳餘不從項王使龍且救齊且客請深壁勿戰使齊王招所亡城與漢鬪而龍且不用或者以爲信幸不知信因敵施變其智實倍漢王即使左車與且客之說行未足殺信也魏趙燕齊旣爲漢國漢所獨與戰者楚耳項王雖強豈能以一國與天下敵哉是以迫蹙東城不復渡江羽豈畏漢土

哉○畏○韓○信○也○惟○楚○畏○信○惟○漢○能○用○信○是○故○其○始
 也○惴○惴○於○卮○酒○之○間○而○其○後○則○抗○聲○以○誅○羽○之
 十○罪○其○始○見○楚○兵○之○集○則○跳○身○以○走○而○其○後○出
 兵○宛○葉○就○食○敖○倉○使○項○王○奔○走○於○滎○陽○成○臯○之
 間○忽○戰○忽○守○以○坐○邀○其○敝○其○所○恃○於○人○者○固○而
 更○歷○患○難○者○精○也○然○漢○王○殺○人○之○術○亦○繇○是○益
 工○矣○

鑑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諸將之叛

漢高祖四年冬十月韓信襲齊已定臨淄遂東追齊
 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韓
 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
 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韓信自請為
 齊王漢王用
 張良陳平計
 乃立之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

武涉言漢王不可親信

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

韓信不忘漢
王解衣推食
之恩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越彭城。轉鬪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

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

蒯徹說韓信
三分天下

韓信不肯鄉
利背義

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徹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

於張騫陳澤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

剗徹論知而不為者百事之禍

韓信不忍倍漢
蒯徹作狂為巫

漢王奪齊王信軍

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為巫。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漢王用張良計。分地以王二人。事見高帝十二月。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郡。下邳。封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陳平說高帝
偽遊雲夢

執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
 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
 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
 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工藏敵
 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
 械繫信以歸囚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
 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執便利其以下

韓信言天下
 已定我固當

烹

田肯請使親

子弟王齊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
 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
 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
 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
 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

韓信羞與絳
 灌等列

韓信論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十年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守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

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

高帝料陳豨無能為

高帝不愛四千戶以慰趙子弟
高帝以金購
稀將

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託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

呂后與蕭何謀給韓信入

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以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

賀

呂后不請命
高帝自斬信
於長樂鍾室

通鑑紀事 卷之五
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踰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閭舊

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以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醜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

高帝憐韓信之死

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以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

高帝赦蒯徹

扈輒勸梁王反，梁王不聽，復為高帝囚至雒陽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何盡烹之邪？上曰：置之。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

高帝赦信為淮陰侯赦越為庶人

呂后誘誅彭越

王廷尉阿呂后意請族彭越

梁布哭彭越并責高帝誅滅功臣

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高帝釋樂布拜為都尉

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

賁赫上變告
布反與信家
舍人弟越家
太僕同

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
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
有端可先發未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
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
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
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

薛公言布反
不足怪

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
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其禍及身故反耳滕言
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
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
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薛公料布必出下計

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高帝為妻子自彊

留侯說高帝以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

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楚將不聽人言其一軍為布所破

長沙成王臣誘殺黥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於茲鄉民田舍。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

臧衍說張勝
令燕緩陳豨
而與胡和

燕縮從張勝
言陰使范齊

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

與陳豨約

燕縮畏呂后
遂稱病不行

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

燕綰因帝崩
遂入匈奴

通鑑紀事 卷之五
日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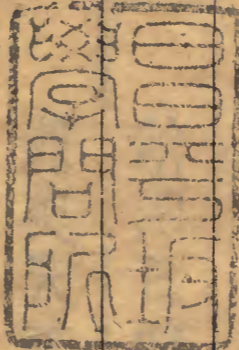
張溥曰：武涉、蒯通說韓信背漢而自立，漢讓梁王越。扈輟勸越發兵，遂反。盧綰遣張勝於匈奴。臧衍說勝令燕緩陳稀而與胡和。自今言之，皆人臣不忠之謀，不可以訓天下。若論當日事，所以爲三人計者，皆出於不得已。其言漢王不可親信，未嘗不深中人情也。然雲夢之遊，成於陳

平。雒陽之囚，迫於告變。及信越既至，一廢爲淮陰侯。一赦爲庶人。帝亦未決殺之也。夫帝有戮功臣之心，而不敢卽有其事。當時爲大臣者，如鄼留諸侯，能引大義，明高功，以正救其失。帝之邪心，亦可少止。鄼留既嫌，畏不敢言，所賴維以仁恩。匡回剛戾者，呂后耳。后既不然，而反益其毒。此漢禍所以不可救也。淮南王布反，上已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太子客說建成侯，請呂后涕泣爲上言。上乃將兵自東，止太子居守。當時天

下已定。外患已除。帝亦無所忌慮。獨有妻子之言。能入其心。爲之妻者。少長擾制。而復助以誅殺。信越諸臣。亦有死而已矣。且呂后殺信。有專擅之大罪。二。帝知之乎。信固功臣。亦大臣也。戮一大臣。而帝不聞。一罪也。即使帝在邯鄲。倉皇不及往反。執信於獄。以尺一告帝。或誅或族。惟命集百官。而廷議其罪。亦惟命。迺遽斬之。長樂鍾室。夷其三族。二罪也。或以爲高帝欲殺信。久私與呂后定約。而出。又不欲身有殺信名。假呂

后成之。而外示憐惜。其事不可知。然縱觀當日。能與天下爭衡者。獨漢王與信耳。呂后今日殺信。明日卽玩弄帝於股掌之中。英雄無相惜之心。而老婦有日甚之毒。卽帝亦且奈之何哉。是故韓信受禽。梁王震恐。陳豨未滅。燕王已貳。樂布有人人自危之言。薛公陳淮南當反之論。惟綰亦曰。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遂不應召。帝崩。乃亡入匈奴。夫功臣誅而高帝崩。高帝崩而諸呂亂。勢會相應。可謂無天道人事。

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文化乙丑

